

2014 见证甘孜

2014年《贡嘎山》杂志年度优秀奖揭晓

■ 拥措

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,《贡嘎山》编辑部通过层层筛选,评出2014年度《贡嘎山》杂志汉藏文版年度优秀作品。此次评选,促进了作者的投稿、写作热情,对今后《贡嘎山》杂志的发展,起到了推进作用。现将本年度获奖作者、篇目、理由公布如下:

小说
《她安详地削着红苹果》

作者 罗伟章 日期2014年3期
获奖理由:这是一个很冷的故事。无论生活与爱情,我们所见不过一幻象;爱到极致或情到深处,除了毁灭和死亡,有没有一种亮色的结果?

《收割》
作者 泽仁达娃 日期 2014年3期
获奖理由:在作者惊心动魄的叙述里,我们读到了人与自然最隐秘的逻辑,它不一定显现,但他却足够让我们敬畏。

《天光》
作者 杨国平 日期 2014年5期
获奖理由:看似写实,其实写虚。杨国平先生告诉我们:无论我们身居何处,贫富贵贱,我们将用一生去自证因果。

《失语的眼睛》
作者 夏 加 日期2014年1期
获奖理由:纯朴的山村,纯朴的人,不可避免地卷入并不纯朴的生活,这是时代未大变局下的阵痛,我们除了关注阵痛本身,还应该关注一点什么?

散文
《唯一德格》
作者 贺先枣 2014年5期
获奖理由:康藏的惟一,文化的惟一!贺先枣先生对德格印经院的深入挖掘,让我们看到了德格在整个藏文化体系中的悠远、宽广和深厚。

《蛇的故事》
作者 王小忠 2014年4期
获奖理由: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蛇的故事。这有如生活,虽然我们都食米面油盐,但人生却又如此不同,与人相比,蛇留给我们的误会又算得了什么。

《像云朵一样飘过康定》
作者 何文 2014年5期
获奖理由:看一眼,便能洗心;想一想,也会滋润。何文先生笔下的康定,多了一份江南山水的婉约和妩媚,多了一抹青春的洒脱和轻灵。

《那个去高原的人》
作者 陈思俊 2014年1期
获奖理由:一个游子上下求索的呓语。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有一处故乡,惟有将脚步与身影与当下融合,才能无愧无悔一生。

诗歌
《深歌组诗》
作者 冉仲景 2014年2期
获奖理由:诗是语言的极致,诗是情感的极致。在此,冉仲景以细屑而深刻的叙述,展示了现代汉语厚重别致的韵味。

《海燕的绽放》
作者 旺秀才丹 2014年5期
获奖理由:意欲带领读者走出孤旅,旺秀才丹赋予他笔下的海燕极端诗性的人格特征,因情而诗,因诗纵情的语言彰显着生命之美。

《诗六首》
作者 德乾恒美 2014年4期
获奖理由:低沉而忧郁的叙述里,诗人将自己的情感以独特的语感呈现。一组独特韵味的诗歌,一个拥有独特气质的诗人。

《诗四首》
作者 王耀军 2014年6期
获奖理由:这场雪后,这个城市的春天就将发芽。王耀军先生的诗歌有如箴言,宣告着高原诗意的降临,也承载着诗人的责任。

藏文
镀金(小说)作者 仲巴达吉 2104年1期
《心中的母亲》(诗歌) 作者 吉谢措 2014年1期
《贫富隔离》(小说) 作者 拥 扎 2014年2期

康人列传·天南地北康巴人·大型主题策划

康巴在哪里?康巴就从这里开始。

02 文化

《康巴周末》:让文化有了呼吸

03 文学

波若莱摘葡萄记

04 生活

转八廓的波西米亚风



■ 本报见习记者 唐闻 文/图

北京,马甸桥。

记者走进小区,见到了康东,他戴着帽子,着一身深色短唐装,穿着棉鞋,笼着双手,站立在家门口。得知老家康定有记者来采访,88岁高龄的老人亲自出门迎接。

康东是我国杰出的军旅画家,其作品多次在国际上获奖。除了用色彩表达重大的历史、军旅题材,康东一生都在描画康区的山和水,描画康区的人和情,在或浓或淡的色彩里,康东寄托着自己的乡愁。

康东原名刘康东,后来刘字省略,以康字开头,老人对家乡的情感可见一斑。见面后,记者向康东说明来意,并随康东走进了他的家。

康东的家于简朴中透着书的宁静和画的丰盈。

屋子里,各色毛笔在靠墙的书柜上一字排开,手刻的各种字体的印章整齐摆放在一起,绘画、艺术类书籍放满了书柜。墙上则挂着康东和女儿的作品。

尤其是那幅描画道孚民居的作品,让人印象深刻。据康东说,这幅作品是康东的女儿刘小东第一次前往道孚采风时创作的,受此启发,女儿至今奔波全国各地描画各种民居,在建筑的美丽中捕捉民族风情。

平日里,少有人来打扰,康东以笔为粮,行走于绘画的世界。在老人的精神地图上,康定是出发点,是自己走向远方的开始,也是归宿,是此刻心灵的寄托。

采访刚开始,康东拿出一册素描画集,采访便从此画册开始。

2007年,康东曾回到康定,放眼故土,尽是一派新气象,感慨沧桑,老人每日做笔记般画下所见所感,后结集出版。翻开康老素描之下的康定,处处用笔皆是真情,仿佛游子扑进家的怀抱,喜悦中透着欣慰和满足。

在康老珍藏的另一本珍贵的画册中,康老用画笔记录了父亲、母亲和哥哥、姐姐的模样以及当年一家人的生活。在没有留下影像的年代,康老用一

支笔记下了家谱,画下了自己曾经在康定的那个家。

只是世间原没有圆满的人生,十多岁时,康东的父母相继离世,哥哥、姐姐又远在他乡,康东变成了“孤儿”。从此,康东走出康定,一个人风雨兼程,奔走在人世间;他读书,他参加革命,最终,随军入藏,成为军旅画家。他用一支画笔描画故乡,也描画着自己的人生。

对康老来说,想家、思念亲人的时候,凝视画册是一种安慰,是对过去的追思,是站立在茫茫人海,仰望一个叫康定的家。

这本画册,康老向来不轻易展示,因为记者来自老家康定,才有幸一睹画册真容。康老以数十年未改的乡音告诉记者,自己的家在康定,父母的魂魄在康定,自己的根在康定。

88岁的康东精神矍铄,身体依然硬朗,谈吐风趣幽默,丝毫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长者。

当康东谈到自己在康定度过的童年时光,谈到自己描摹过的连环画,谈到和同学们一起办壁报,谈到自己与表哥第一次在墙壁上涂鸦,谈到同学们给自己起的绰号“小火车头”,康东的眼里闪烁着神采,88岁的康东像个孩子那样,笑着,比划着当时的情景,坐在椅子上的康东竟在无意中节奏地轻轻晃动着脚尖。

在康东的记忆里,童年是一幅淡淡的散发清香的水墨画,康定是画面中一抹天边的蓝。记忆中家园的色彩是悠远的;清晨和黄昏宁静平和,铺开浅浅的水墨香气,康定的天是画面上美丽的留白,折多河的水声似若有若无的云,轻柔多情。慈爱的父亲领着自己读《论语》,那声音在画面上慢慢扩散,一切都变得润朗起来,远山巍峨,群鸟入林。

康东告诉记者,他至今忘不了父亲一次次念读《曾国藩家书》的情景:父亲念书,字字珠玑,康东侧着脑袋,如听仙乐。回忆这些旧时光,88岁的康东眼角早已湿润,他喃喃地说:“童年多美好啊。”

提到在康定的童年生活,康东特别提到了自己的学习成绩。用他的话说,

自己是个偏科生:音乐、美术、工艺、体育样样名列前茅,但主科成绩相差甚远,尤其是英语,简直是一场灾难。

但即使如此,在学习上,康东依然我行我素,痴迷于自己的兴趣之中,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最终,这导致了一个后果,康东未能考上在重庆的国立边疆学校的高中,名落孙山,失去了免费读书的机会。可面对记者,谈到当年那几乎影响了人生路线的事件,康东依然像个孩子那样笑了,仿佛那只是人生中一件微不足道的事。

看着康东的笑容,记者注意到了康东的一幅作品。在一张素描画上,一个少年正在高原的海子边打着水漂,从他手中飞出的石子翩然跳跃在水面上,石子过处,水面绽放圆形的涟漪。康东告诉记者,画面上那个打水漂的少年就是自己。

在康东描画的另一些作品中,康东大多以少年的形象出现在画面上,他要么骑着马走向草原深处,要么在高原的云朵下看书……

这些作品和康东的一举一动让记者不禁联想:对眼前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来说,在他内心深处,是否永远有一个长不大的少年,无忧无虑地活着,我行我素地走着,走在岁月里,走在他心灵的那片故土上?

在《雪域情缘》这本浓缩了康东对雪域高原炽热情怀的画册里,记者注意到,每一幅刻画雪域高原的作品里,在时代的背景下,高原的色彩明亮却不鲜艳,色彩的搭配层次分明,画面透着单纯淡远的气息,让人向往,令人耳目为之一新。

在康东的画笔下,雪域高原干净、明亮,它既在人间又远离世俗,就像康东呈现在记者眼前的形象。

晚年,除了安静地画画,康东还关心着国家大事,每天的新闻节目,他都要准时收看。在记者采访康东之前,康东仍然用画笔在宣纸上,以水墨画的方式,表达自己对当下世界形势的理解。康东说,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站起来拒绝战争,珍惜和平,友好相处。

早在康定,在时代的大环境中,康

东便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。

康东生于1926年。是年,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;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;日本人进军天津,大沽口事件爆发;在北京,政府镇压学生游行,引发“三一八”惨案。

康东出生、成长的年月,正是中华民族在革命的剧痛中,走向独立的开始。尽管,在成长的过程中,康东虽未置身时代的中心区域,却也在康定,感受着时代的脉搏。

“地方虽小,肝胆俱全。”谈到当时的康定,康东打了个形象的比喻。教堂、佛寺、电影院、戏院、博物馆、照相馆样样俱全,各种学校应运而生,有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,也有国民政府开办的小学和中学。

“康定虽是地理意义上的边地,却因为开放、多元的气质和文化格局,吸纳着来自四方的各种思潮,它看似边缘,但在思想和文化上却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汇聚之地。”康东说,“康定虽小,思想交流碰撞比较多,当时爱国思想比较活跃。”

从小学到初中,在康定,在学校,在课堂上,康东知道了山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。康东的记忆里,教室里挂着岳飞像,“还我河山”四个字醒目地题写在画像之上。每堂课,老师都要讲民族危亡,讲爱国、救国,讲满清丧权辱国。屈辱感让康东倍觉窝囊。

康东说,红军长征虽未经过过康定,但斯诺的书,他已经读过。抗战的时候,敌占区的知识分子逃到康定当老师,校园里,《太行山上》等抗日歌曲被大家传唱,救亡图存的信念深入人心。康东时常将“还我河山”四个字写上很多遍,以铭记国耻。

回顾那段在康定读书的岁月,康东说,在康定,在学校,在时代的氛围之中,养成了思考的习惯,并由此形成了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。康东说,自己早已习惯将很多现象、问题以及绘画创作同国家、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。这也使得自己倾向于通过绘画来表达思想。

康东的一席话让记者想到了在他的一幅幅作品上,总有用毛笔墨醒目地

题写的快板诗、引用的名言和表达绘画主题的文字。古人用典雅的诗配画,康老用明快的快板诗配油画和国画。康东说,他不喜欢清末遗老们凡写诗用生僻字的毛病,“自己写着别扭,别人看起来费劲。”康东追求明快、自然和通达。

后来,康东走出康定,到内地求学时,艾思奇所著的马列主义书籍、巴金、鲁迅的小说以及田间的诗歌,都让他有相见恨晚之感。康东逐渐接受了把文艺视为匕首的观点,并加入学校的文艺社,通过办刊物,逐渐转变为进步青年,并最终参加革命,走进了军营。

初中毕业,由于未考上高中,康东只能就读高中预科班,学校设在重庆。入学不久,康东水土不服,肋膜炎,不得不回到康定。是时,父母远在道孚玉科的金场上谋生,康东不得不拖着病体,随脚驮娃一起,一边赶牛,一边前往道孚。

从康定到道孚,历经七天的路程,康东方才到达玉科见到父亲和母亲。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,一路上,高原的荒寒让康东倒抽一口凉气,所见牧民皆生活困苦。疾病折磨下,康东的身体每况愈下,他顿感人生渺茫,不知自己还能否活下来,是否还能再继续读书。

到达玉科金场,康东没有看见财富,看见的只是一群在地狱里挣扎的苦命人。父亲在金场上替别人看管金矿,母亲则给金矿上的工人们缝补衣服。在金矿上磨命的工人大都是逃兵和罪犯。金矿上挖出的金子一部分被当地土司以税收的形式收走,另一部分被金矿局和厂长收走。金矿上的工人们大都染上吃大烟的恶习,面黄肌瘦,由于长期住在石头简单垒筑的窝棚里,疾病缠身。人不敷出的时候,他们往往用手中不多的金子抵债,日子一长,债务越积越多,自己日益穷困,最终成为金矿上的奴隶。

和自己的父亲一样,这些工人都揣着一个黄金梦走到这里,但迎接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劳作、穷困和疾病,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死在金矿上。而金矿的老板只需要按时收取金子,然后离开金矿,找好地方享受生活。(下转第二版)



康东近照